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府志卷之五

絜齋集卷十九

宋

袁

燮

撰

誌銘

滁州司理李君墓誌銘

自古忠賢之後雖更歷數世耳目不接而氣脈流傳未  
嘗間斷則必有篤厚之士著稱于時此孟子所謂故家  
遺俗者矧惟剛毅正直光輔明主于天禧明道間有若  
丞相李公之賢積之有餘流而不竭其後裔當何如耶  
君諱十鑑字季明丞相之六世孫也丞相生太子少師

東之少師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金紫生  
朝奉大夫偉朝奉生知淮揚軍贈奉直大夫晟奉直生  
浙東提舉茶鹽宗質卽君之皇考也妣安人夏氏先世  
家于濮陽少師徙洛中提舉宦遊浙東謀所定居者樂  
四明風土遂爲鄞人君初以考遺恩補官爲迪功郎湖  
州武康縣主簿調處州錄事參軍折獄精明根于慈恕  
鞭撻不慘自得其情時時爲設酒肉躬自察之嚴寒酷  
暑尤加之意潔爾桮械燥爾寢處籌度再三不得已而  
後辟執政之族有殞于非命而胥里一婦人者上官欲

重其法力爭獲免陞從政郎滁州司理參軍惟刑之恤  
如在括蒼時淮東漕臣知其賢將延入幕以自近辟爲  
儀真戶曹未幾漕以論罷君亦解官而歸自是倦遊不  
復爲仕進計燕處六年鑿池累石環以花竹幅巾藜杖  
鶴鹿自隨時與故交極歡而罷嘉定十四年九月己丑  
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娶韓氏先三十有九年卒葬于  
陽堂鄉太白之原長子曰津次曰潛皆蚤世季曰源孫  
裕君沒之次年九月丙午啓夫人之窆而合葬焉君雖  
歷官至淺而兩郡決獄之平人皆稱之夫獄重事也古

訓有之曰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又曰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毫髮有差死生所係豈可忽哉然此  
理甚明居是官者孰不知之而鮮有能遂其志者曷爲  
而然曰反諸心而已矣是心清明得失利害無得而昏  
之自然不屈于上官不蔽于私禱獄安得而不平察其  
情僞究其纖悉民安得而冤夷攷君之平生不得罪于  
公議而晚節益有光勇決閒退恬然自處無聲色之奉  
無侈靡之飾室廬僅蔽風雨圖史列于左右委天順命  
不以紛華動其心每曰利祿之樂不如林泉之樂無所

羨慕如此則其涖官行法豈有不遂其志者哉昔于公  
自言我治獄多陰德後必有興者旣而果驗君之設心  
無愧古人後嗣其將昌乎是誠可書也已孤請銘不敢  
辭銘曰眇然一官名迹隱微勇于爲善厥德有輝彼賤  
丈夫非不顯榮敢于爲惡實敗其名猗歟李君取舍克  
謹適追先德令名不隕我作斯銘大書深刻咨爾後昆  
于此取則

台州僊居縣主簿戴君墓誌銘

某之先叔父常德通守之末弟也以德行經學師表後

進里中俊秀多從之遊戴君德甫亦受業焉德甫諱日  
宣自少嗜學未嘗一日廢書鄉先生李公若納胡公仲  
臯俱耆儒宿望德甫師事所蓄富矣而自視闕然復請  
益于我叔父叔父屢稱之嗚呼師道之尊其學者之司  
命歟學而無師猶不學也漢儒雖不逮古而師資之益  
猶汲汲焉故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  
論于黃子夏侯勝旣從始昌受尙書又師事簡卿又請  
業歐陽氏蕭望之始事后蒼復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  
論語禮服所學皆非一師宜其講習之精見聞之廣也

然則德甫之求師至于再三其亦篤于問學者歟吾鄉之士習經術者惟書最衆三年大比無慮數百人以名貢者纔一而止德甫得之可謂難能矣而試南宮輒不利德甫曰吾豈可以小不售怠吾遠業益奮勵讀書而努力爲善德甫性寬平不設防畛遇人無貴賤老少敬之如一小有過差痛自懲艾以觀過名其齋蓋有意于切已之學世居慶元之奉化曾祖屋祖蘊父光世蚤失所怙奉母劉氏謹甚該恩者再始封太孺人後賜冠帔諸儒榮之嘉定元年以累舉特恩受迪功郎台州僊居

縣主簿官雖卑平生所蘊自是少伸矣六年十二月四  
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七士之窮達固有定分而才德  
如德甫良可惜也配湯氏有婦德先十五年卒葬于程  
嶼九年閏七月壬寅諸孤葬君于忠義鄉傳嶼之原從  
先塋也迺遷程嶼之藏以合焉子三人度庶皆業進士  
亮蚤亡女四人其壻曰舒鑄蔣處厚舒鉉袁守孫男二  
人興祖顯祖孫女九人適舒錡承節郎趙汝棟舒錫湯  
叔全戴義路李灝餘未行德甫清儉而篤義嫁親族孤  
女之貧者數人鄉人有疾饋之藥有垂死而活者掩骼

埋柴加惠旣歿舊廬頗宏敞使令輩不戒于火一夕灰  
燼敝屋數閒居之自如余嘗訪焉不見其有愠色其德  
量又如此度等請銘不敢辭銘曰猗嗟良朋如古三益  
師我叔父合堂同席舊好之篤迄今不忘勒銘幽宮厥  
德有光

從仕郎汪君墓誌銘

君諱伋字及甫其先自歙徙明明陞府遂爲慶元奉化  
人家于雙溪之上非通都也持家謹恪不自表暴非干  
譽之士也而名聲日出藹然芬芳取重于士大夫下至

閭里細民亦稱之曰君子人也迨其歿皆痛傷之人心  
愛敬如此豈易得哉培其根浚其源所由來者遠矣曾  
祖諱康世妣徐氏祖諱邦式高州助教妣孺人陳氏父  
諱汝賢常州錄事參軍妣安人張氏君自爲兒時識趣  
已不凡長益嚴重有植立之志宜州通守舒公之末第  
也已有盛名錄參公器之妻以女君與之款密薰染浸  
灌新益有加美質增長遂因舒公而熟聞四方師友學  
問操履之詳故太學錄沈公嚴毅不苟合君勤勤請益  
以得親炙爲幸又從將作監楊公講立身之要一話一

言服膺無斃夫以君之志操而周旋于明師畏友之間  
進而不止誰能禦之故雖生長巨室而食飲被服與寒  
素無異遵規矩履繩約不溺于驕侈之習而非啻于財  
者義所當爲勇決不靳其于族屬也高年者敬餽之匱  
乏者周恤之可教者獎拔之或資以脩脯勉使從學或  
畢其嫁娶或助其喪葬里有重費則以爲己任更新縣  
學材良工堅有助風教建石梁于雙溪新旣壞于南江  
續惠政于歸湖建炎十年中興興大役費緡錢殆數百  
萬歲租減價而糴凶年損廩賑饑代輸口賦關征以寬

民旅仁心孚洽聞風起敬士之過其里者必求見焉大學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斯之謂歟淳熙中鄉士大夫列其行義于朝補迪功郎該思陵慶壽恩循修職郎調漢陽尉不赴紹興四年郡太守表薦其材超轉從事郎請祠監南嶽廟自是不復調矣雖恬于仕進居官之美不克著見行乎閨門者是亦爲政也事親惟謹年垂六十愉色養母慕若嬰孺承其志意而敬行之凡輕財樂施皆庭闈意也不尙峻急而家人憚之如侍嚴師不事苛細而家政有條疾徐得所尤急于教子以身率之雞鳴

而起盟類誦書有程點勘訛舛手自親之心所未安質  
之同志筆其格言大訓朝夕對之勉自警策至老而不  
倦以故諸子皆知務學又嘗遣其長子受業于永嘉其  
志念深矣雅意林壑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時以棊酒自  
隨款故人隱士之廬譚論竟日精神不衰旣屬疾知不  
可爲語人曰吾將逝矣胸中了無一事正巾整冠有問  
者必拱而對至屬纊亦拱臨死生之變而泰定如此實  
嘉定十一年十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娶王氏先三年  
卒葬于邑之松林鄉安住山子男三人龍友嘗偕漕計

龍紀龍允女四人長適甥袁邦度次適迪功郎景陵尉  
鄭次申次適承事郎長興丞謝奕修次適迪功郎前於  
潛尉陳祖開孫男一介孫女一君歿之次年諸孤來見  
泣且言曰龍友等將以十有二月壬午奉先君之喪啓  
先妣之窆以合葬焉敢以德銘爲請余雖老且鈍然四  
十年交游之久知之深矣奚可以辭于是勉從之銘曰  
汪氏一門鄉評所宗都漕種德久而愈豐偉歟及甫前  
規是蹈造次不忘可謂克孝猗歟渥歟及甫之澤咨爾  
後人續次血脈

朝奉郎王君墓誌銘

慶元初余備數成均與國子監書庫官王君爲僚未幾  
余以罪去國後九年王君卒又十有六年君之二子見  
余中都具言往者權姦用事一時士大夫靡然趨之先  
君未嘗一造其門遂大與之忤書庫終更例遷學官次  
則掌故而先君獨否義不苟求卒從外補狀其行者雖  
知賢而姦臣猶存不敢登載今歲月已深恐遂湮沒重  
念先君雖屈于當時猶可伸于後敢以墓銘爲請君之  
中表司農寺丞樓君伯仲稱道其美亦然嗚呼此人之